

母亲的花影流年



□张燕

在收拾家中旧物什时,发现了一本旧相册。打开一看,是母亲嫁给父亲后拍下来的,照片的下方标注着年份,可以看出是每年一张。女儿惊讶地说,“妈妈,外婆年轻时真漂亮。”

是的,母亲年轻时是村上最美丽的姑娘,当年提亲的人甚多。母亲最终嫁给父亲,图的就是父亲的老实和工作,起码有一份正式收入。在那时,可说是最佳的选择了。父亲也是真心喜欢母亲,可说是百依百顺。虽然父亲对母亲很好,但天性浪漫的母亲始终觉得生活里欠缺了一些什么。

幸好,美丽的母亲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女人,她只想用一种别致的方式留住岁月里的美丽,于是要求父亲每年都和她拍照。父亲自是

应允,于是,就有了这些见证着岁月流逝的照片。一开始,只有木讷的父亲和美丽的母亲两个人,后来,就多了一个我,再后来,又多了大弟和小弟。

有一年,妈妈生了重病住院,出院那天,母亲提议去拍照。父亲说:“才出院,你身体还不大好,下次再拍吧。”妈妈说:“今天大家都在,就今天拍。”那张照片里的母亲脸上虽然有着久病初愈的憔悴,但依然美丽。

翻到最后,是一张已经长大成人、开始工作的我们三姐弟和父亲、母亲站在花坛边上的全家福合照。母亲的美丽已经被一份安祥代替,是别样的美丽。合上相册,仿佛母亲的一生停顿在这一刻,从美丽到苍老。女儿问,“妈妈,后来怎么没再往下拍?”

是呀,后来怎么就没拍了

呢?我们三姐弟大学毕业后,都外出工作。第一年,大弟说要陪女朋友,没有回来过年。母亲说,“一家人少了一个人坐在那里,总觉得心里少了些什么。”那年,没有拍全家福。第二年,我因为单位值班也没有回家过年,那年,母亲也是说这样的一句,结果又没拍。慢慢地,这一年一拍就没有再延续下来。到我结婚生女后,更是忘了这件事。

我想起了母亲每年在春节前期盼的眼神,想起了母亲在春节后失落的白发,想起了曾经那么爱美的母亲已经好久没有穿过新衣裳了,想起了母亲有好几次在电话里的欲言又止。

抬头望窗外,正是春暖花开时。我对女儿说,“走,我们找外婆去,就我们三代女人也拍几张合照,同样也是美丽的。”

学会生活归零

□朱凌

曾听母亲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,她的一个同事,在39岁那年,失去了女儿。在那样一段灰暗无光的日子,她不仅没有像所有的人失去亲人那般伤心流泪,相反很快恢复了以往对生活的态度,并且还在即将步入40岁的高龄时再度怀孕。看着她欣喜地挑选婴儿用品,旁人都感到不可思议,难道说,对于失去的女儿,她没有半点的伤心吗?

孩子很快便出生了,这回生的是个男孩。周围的人便说,难怪她不伤心呢,原来她竟然想要一个儿子。可后来,她所做的一切,又让大家对她有了另一种看法。那就是,她固执地将女儿的名字,上在了男孩的户口上。她想让自己的女儿,陪伴自己一辈子,虽然,这样做,会在某种程度上让她再度想起失去女儿的痛楚,可是,正因为这样的思念,她才选择这样做。

后来她总是淡淡地对人们说,那段日子,我是很痛苦,可是我除了要面对现在的生活外,似乎

别无他法。既然老天以此种方式折磨我,那么我就偏要让自己重新来过,为什么还要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,而痛苦呢?虽然我是那样爱她,这样的爱,现在已经延续在了另一个孩子的身上,这样难道不好吗?

多聪明的女人啊,她在痛苦中,学会了在一定的时间内,将自己的生活重新归零,一切从头再来,任何时候,都不会觉得晚,除非是你想主动放弃。多年后,儿子曾问母亲,为什么要给他起个女孩的名字,女人笑着说,那是为了怀念,我们在生命中的某一段记忆,记住了,才能更好生活,同时也希望你能够知道,无论你得到或是失去什么,及时将我们的生活归零,一切从头再来,再大的困难也打不败我们。

其实每个人又何尝不应该以另一种方式去看待生命本身呢?我们需要刷新我们所积累的一些所谓的经验,需要刷新我们的生活,更需要刷新我们的理想。只有这样,生命才会显示出最为艳丽的一面。

我又养花了

□王艳红

“你又养花了?”
“嗯,呵呵……”

问话的是与我搭档十几年情同姐妹的同事,短短一句话唤起了我对过往养花经历的回忆。

答话的是我,区区三个字充斥着尴尬和自嘲。

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养花,多的时候往往一次性从市场购买回十七八个花盆。草本的,木本的,一年生的,多年生的,开花的,不开花的……花的品种虽不少,名贵却谈不上,以凤仙花、韭菜兰、串红、薄荷、金盏菊等草根一族为主打品种,偶尔有一盆龟背竹或滴水观音驾临,就已经使得我家阳台蓬荜生辉。从未养过茉莉等“中产阶级”,更别奢谈得到什么“名门望族”了。

每每那时,我家阳台上就摆满了红、白、蓝等各色各型的花盆,或蜗居地板,或蹲踞窗台,或悬挂于从天花板垂下的铁丝圈,或跻身于木板搭就的小平台,个别小巧些精致些的花盆也有可能登堂入室,优雅地卧在床头柜的一角养尊处优。盆中猩红的泥土与裸棵柔嫩的绿珍珠,条条柔软的翠丝缘相映,颇有一番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的汹汹气势。

然而,并不是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开始都能有一个辉煌圆满的结局的,我养的花就从来没有过哪怕一次繁华的绽放。等到某个休息日,我好不容易停下了滚滚的自行车轮,远离了绵延不绝的作业流水,偶然打开从卧室通往阳台的铁门的时候,展现在我面前的常常是一派秋来萧瑟、百花肃杀的情形。花黄叶落,茎枯根死,那次第,一个惨字了得?



还好,在我悻悻然打扫“战场”时,偶尔还可能在某个角落发现一盆仙人掌、仙人球或仙人掌人指路,虽灰头土脸,却还灰中透绿,针状叶一根根强打精神从厚厚的灰层中脱颖而出,使我联想到《一面》中鲁迅“一根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”的头发。这一点生命的迹象常会令我兴奋不已,获得无上的慰藉。于是,这盆绿被搬上窗台阳光普照处,经清水淋漓润泽后,欣欣然成为了此次养花大战的唯一幸存者。

“你又养花了?”

说这话的同事多是我已经见怪不怪,对我屡战屡败而屡败屡战行为的一种肯定,起码我愿意这样认为。在这种精神的鼓励和自我能量的感召下,今天,我又一次修盆搭架、翻土浇水,为眼前这条身形颇长、宽叶翠颜的绿萝“披挂上阵”。在养花这件事上,我愿意做一粒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的铜豌豆。

做人,首先应该有这点精神,我认为。

阳光下的庇护

□陆建明

开学那天,校长领进一位齐耳短发、身材削弱的女人,“同学们,我给你们介绍一下,这位新老师名叫陈玲,今后由她负责你们的语文教学。”话音刚落,台下一片哗然,是对陈老师的轻视?还是欺生?我不得而知。日子已近中秋,西去的太阳依然将其强烈的光线直射教室,让人灼热难耐。新老师的心里盘算着,一定要把每个窗子挂上布帘,可毕竟班费有限,怎么办呢?

当时,我们教室后面有条山路,时常见人背箩筐上山,一直不得其解。后来听说有种橡子碗能够卖钱,陈老师来了灵感,何不通过拾橡子来筹集资金呢?橡子是麻栗树结的果,碗是橡子的托,据说可做工业染料。随即,陈老师在班上宣布这一消息,没想到得到同学们的一致赞成。

那时的我比较沉默,不爱说话,与同学们交流甚少,陈老师就选我为小组长,要我领着组员与别的组展开竞赛。我虽性格内向,但好胜心强,不甘落后,我请大伙从家里拿来菜篮子、米袋子,放学后结伴上山。山里的毛草颇深,需拨开草丛才能捡拾,之后还不忘搬来块大石头撞击树腰,看着橡子下雨似的从树上落下,心里一阵狂喜,可树干却留下累累伤痕,



陈老师把我数落了一通,说搞不好会误伤到自己的。

我们将捡来的橡子碗装在麻袋里,靠在教室的墙边,每日还要轮番搬到室外晾晒,那份辛苦不言而喻,但有老师陪着我们一起忙活,大家也都没有怨言了。经过一个月的苦战,橡子碗已经装满了十多麻袋,我们用三轮车将其运至收购站,过磅时总重六百公斤,按每斤八分钱计算,共得款96元。

陈老师根据窗子尺寸撕了十多米蓝布,经过五个晚上的挑灯

夜战,五幅窗帘终于缝制完毕了,当被问至缘何选择蓝布时,陈老师说它朴素大方,不愧为劳动者的颜色。布帘挂起来了,西晒的阳光被挡在了窗外,我们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。陈老师公布了窗帘所需的费用,余下的钱作为班费,为困难者提供纸笔。劳动使我融入到集体中,并感受着自食其力的乐趣,为此,陈老师以“小陆变了”为题,把我的事迹写在墙报上。36年过去了,陈老师的睿智、平易,一直难忘。